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
中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卷八千七百七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中

宋 袁樞 撰

宦官亡漢二

獻帝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
各數萬推渤海太守袁紹為盟主紹自稱車騎將軍

癸酉董卓使郎中令李儒酖殺弘農王辯 卓議大發

兵以討山東尚書鄭泰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
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為山東

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將帥閑習軍事素
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闕堂
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
非公之儔也况王爵不加尊卑無序若恃衆怙力將各
慕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也且山東承
平日久民不習戰關西頃遭羌寇婦女皆能挾弓而鬪
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羌胡義從而明公擁之
以為爪牙譬猶驅虎兇以赴犬羊鼓烈風以掃枯葉誰

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
德恃衆自虧威重也卓乃悅

董卓以山東兵盛欲

遷都以避之公卿皆不欲而莫敢言卓表河南尹朱雋
為太僕以為已副使者召拜雋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
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知其可也使者
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從事而君陳之何也雋曰
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
其所急臣之宜也由是止不為副卓大會公卿議曰高

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雒陽於今亦十一世矣案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皆默然司徒楊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遷亳殷民胥怨晉關中遭王莽殘破故光武更都雒邑歷年已久百姓安樂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石包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杜陵有武帝陶竈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

可令詣滄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
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
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
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
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執也卓意小解琬退又為
駁議二月乙亥卓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光祿勳趙謙
為太尉太僕王允為司徒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尉周
忠固諫遷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君勸用善士故卓

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
庚辰收瓊必斬之楊彪黃琬恐懼詣卓謝卓亦悔殺瓊
必乃復表彪琬為光祿大夫 董卓徵京兆尹蓋勲

為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將兵三萬屯扶風勲密與嵩
謀討卓會卓亦徵嵩為城門校尉嵩長史梁衍說嵩曰
董卓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
辱今及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
令討逆徵兵羣帥素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

嵩不從遂就徵勲以衆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卓以勲
為越騎校尉河南尹朱雋為卓陳軍事卓折雋曰我百
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蓋勲曰昔武丁
之明猶求箴諫况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乃謝之
卓遣軍至陽城值民會於社下悉就斬之駕其車
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還雒云攻賊大獲卓焚
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 丁亥車駕西遷董
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

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
饑餓寇掠積已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
府居家二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
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獲山東兵以猪膏
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 三

月乙巳車駕入長安居京兆府舍後乃稍葺宮室而
居之時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
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

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州郡舉兵討董卓長沙太守孫

堅亦起兵前至南陽衆已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不肯
給軍糧堅誘而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前到魯陽與
素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
刺史 六月董卓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脩執金吾

胡毋班將作大匠吳脩越騎校尉王瓌安集關東鮮譬
素紹等胡毋班吳脩王瓌至河內素紹使王匡悉收擊
殺之素術亦殺陰脩惟韓融以名德免 冬王匡屯

河陽津董卓襲擊大破之

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議立宗室劉虞為主韓馥素紹以書與素術曰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奉大司馬虞為帝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君乃外託公義以拒之紹復與術書曰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脉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感死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術答曰聖主

聰叡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
家小厄之會乃云今主無血脉之屬豈不誣乎又曰室
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為豈國家哉悽悽赤心志在
滅卓不識其他馥紹竟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
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
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盡
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汙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
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欲犇匈奴以自絕紹等乃

止 二月丁丑以董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

孫堅移屯梁東為卓將徐榮所敗復收散卒進屯陽人
卓遣東郡太守胡軫督步騎五千擊之以呂布為騎督
軫與布不相得堅出擊大破之梟其都督華雄或謂素
術曰堅若得雒不可復制此為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
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者
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堅與卓非有骨
肉之怨也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何也術踧踖

即調發軍糧堅還屯卓遣將軍李傕說堅欲與和親令
堅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
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
親邪復進軍大谷距雒九十里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
間卓敗走却屯渰池聚兵於陝堅進至雒陽擊呂布復
破走堅乃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
井中分兵出新安渰池間以邀卓卓使東中郎將董越
屯渰池中郎將段煨屯華陰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

諸將布在諸縣以禦山東輔卓之壻也卓引還長安孫
堅脩塞諸陵引軍還魯陽

夏四月董卓至長安公

卿皆迎拜車下卓抵手謂御史中丞皇甫嵩曰義真怖
未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
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黨欲尊卓比太公稱
尚父卓以問蔡邕邕曰明公威德誠為巍巍然比之太
公愚意以為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
議之卓乃止卓使司隸校尉劉趾籍吏民有為子不孝

為臣不忠為吏不清為弟不順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更相誣引冤死者以千數百姓蹢蹢道路以目

初董卓入關留朱雋守雒陽而雋潛與山東諸將通謀懼為卓所襲出奔荊州卓以弘農楊懿為河南尹雋復引兵還雒擊懿走之雋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上雋行車騎將軍遣精兵三千助之餘州郡亦有所給

三年春正月董卓遣牛輔將兵屯陝輔分遣校尉北地

李傕張掖郭汜武威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朱雋於中
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所過殺虜無遺 董卓以其

弟旻為左將軍兄子璜為中軍校尉皆典兵事宗族內
外並列朝廷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卓車
服僭擬天子招呼三臺尚書以下皆自詣卓府啟事又
築塢於郿高厚皆七丈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
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卓忍於誅殺諸將言語有
蹉跌者便戮於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

琬僕射士孫瑞尚書楊瓚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
馬膂力過人卓自以遇人無禮行止常以布自衛甚愛
信之誓為父子然卓性剛褊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
布布拳捷避之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
卓卓又使布守中閤而私於傅婢益不自安王允素善
待布布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
布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
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

之夏四月丁巳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陳兵夾道自營至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帀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同郡騎都尉李肅與勇士秦誼陳衛等十餘人偽著衛士服守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入門肅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主簿田儀及卓倉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布即

出懷中詔版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
正立不動大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
珠玉衣裳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弟旻璜等及宗族
老弱在郿皆為其羣下所斫射死暴卓尸於市天時始
熱卓素充脂肪流於地守尸更為大炷置卓臍中然之
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素門生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
於路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奇玩積如
丘山以王允錄尚書事呂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

司封溫侯共秉朝政卓之死也左中郎將高陽侯蔡邕
在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
亡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
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古今大義
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嚮卓也願黥首刖足
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謂允
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
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

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碑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

初呂布勸王

允盡殺董卓部曲允曰此輩無罪不可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允素以劔客遇布布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故折節下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頗自驕傲

以是羣下不甚附之允始與士孫瑞議特下詔赦卓部
曲旣而疑曰部曲從其主耳今若名之惡逆而赦之恐
適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又議悉罷其軍或說
允曰涼州人素憚素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開關
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
陝以安撫之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也今若
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不可也時百姓訛
言當悉誅涼州人卓故將校遂轉相恐動皆擁兵自守

更相謂曰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尚徙坐今既不赦我
曹而欲使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為魚肉矣呂布使
李肅至陝以詔命誅牛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
布誅殺之輔恒怯失守會營中無故自驚輔欲走為左
右所殺李傕等還輔已死傕等無所依遣使詣長安求
赦王允曰一歲不可再赦不許傕等益懼不知所為欲
各解散間行歸鄉里討虜校尉武威賈詡曰諸君若棄
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

為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催等然之乃相與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以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大人召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邪卿徃呼之於是二人徃實召兵而還催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六月戊午引催衆入城放兵虜掠布與戰城中不勝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出走駐馬

青瑣門外招王允同去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
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
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
念太常种拂曰為國大臣不能禁暴禦侮使白刃向宮
去將安之遂戰而死催汜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馗大
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頌吏民死者萬
餘人狼籍滿道王允扶帝上宣平門避兵催等於城門
下伏地叩頭帝謂催等曰卿等放兵縱橫欲何為乎催

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讎非敢為逆也請事畢詣廷尉受罪惟等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見之己未赦天下以李傕為揚武將軍郭汜為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為中郎傕等收司隸校尉黃琬下獄殺之初王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王宏為右扶風傕等欲殺允恐二郡為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

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關東義兵鼎沸
欲誅董卓今卓已死其黨與易制耳若舉兵共討傥等與
山東相應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
俱就徵甲子傥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妻子皆死宏臨
命詔曰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傥尸王允於市莫敢收
者故吏平陵令京兆趙戩棄官收而葬之始允自專討
卓之勞士孫瑞歸功不侯故得免於難 九月以李

傥為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假節郭汜為後將軍樊稠

為右將軍張濟為驃騎將軍皆封侯催汜稠筦朝政濟
出屯弘農 初董卓入關說韓遂馬騰與共圖山東
遂騰率衆詣長安會卓死李傕等以遂為鎮西將軍遣
還金城騰為征西將軍遣屯郿

興平元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 二月馬騰私有

求於李傕不獲而怒欲舉兵相攻帝遣使者和解之不
從韓遂率衆來和騰催旣而復與騰合諫議大夫种邵
侍中馬宇左中郎將劉範謀使騰襲長安已為內應以

誅催等壬申騰遂勒兵屯長平觀邵等謀泄出犇槐里
催使樊稠郭汜及兄子利擊之騰遂敗走還涼州又攻
槐里邵等皆死庚申詔赦騰等夏四月以騰為安狄將
軍遂為安降將軍 五月以揚武將軍郭汜為後將

軍安集將軍樊稠為右將軍竝開府如三公合為六府
二年董卓初死三輔民尚餘數十萬戶李催等放兵劫略
加以饑饉二年間民相食略盡李催郭汜樊稠各相與
矜功爭權欲鬪者數矣賈詡每以大體責之雖內不能

善外相含容樊稠之擊馬騰韓遂也李利戰不甚力稠叱之曰人欲截汝父頭何敢如此我不能斬卿邪及騰遂敗走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欲相與善語而別乃俱却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良久而別軍還李利告催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催亦以稠勇而得衆忌之稠欲將兵東出關從催索益兵二月催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由是諸將轉相疑貳催數設酒請郭汜或留汜止宿

妃妻恐妃愛倕婢妾思有以間之會倕送饋妻以豉為藥搗以示妃曰一柶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信李公也他日倕復請妃飲大醉妃疑其有毒絞糞汁飲之於是各治兵相攻矣帝使侍中尚書和倕妃倕妃不從妃謀迎帝幸其營夜有亡者告倕三月丙寅倕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帝太尉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家者諸君舉事柰何如是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群臣步從乘輿以出兵即入殿中掠宮人御物帝至倕營

僉又徙御府金帛置其營遂放火燒宮殿官府居民悉盡帝復使公卿和僉汜汜留楊彪及司空張喜尚書王隆光祿勳劉淵衛尉士孫瑞太僕韓融廷尉宣璠大鴻臚榮邵大司農朱雋將作大匠梁邵屯騎校尉姜宣等於其營以為質朱雋憤懣發病死

夏四月郭汜饗

公卿議攻李僉楊彪曰羣臣共鬪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中郎將楊密固諫汜乃止僉召羌胡數千人先

以御物繒綵與之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汜陰與
催黨中郎將張苞等謀攻催丙申汜將兵夜攻催門矢
及帝簾帷中又貫催左耳苞等燒屋火不然楊奉於外
拒汜汜兵退苞等因將所領兵歸汜是日催復移乘輿
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侍臣皆有饑色帝求
米五斗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催曰朝晡上飢何用米為
乃以臭牛骨與之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諫曰催
自不知所犯悖逆欲轉車駕幸池陽黃白城臣願陛下忍

之帝乃止司徒趙溫與催書曰公前屠陷王城殺戮大臣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讎朝廷欲令和鮮詔命不行而復欲轉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鮮催大怒欲殺溫其弟應諫之數日乃止催信巫覡厭勝之術常以三牲祠董卓於省門外每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為帝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應答之催喜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閏月己卯帝使謁者僕射皇甫

酈和催汜酈先詣汜汜從命又詣催催不肯曰郭多盜
馬虜耳何敢欲與吾等邪必誅之君觀吾方畧士衆足
辦郭多否郭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左右
之邪酈曰近者董公之彊將軍所知也呂布受恩而反
圖之斯須之間身首異處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
為上將荷國寵榮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張
濟與汜有謀楊奉白波賊帥耳猶知將軍所為非是將
軍雖寵之猶不為用也催呵之令出酈出詣省門白催

不肯奉詔辭語不順帝恐催聞之亟令酈去催遣虎賁王昌呼欲殺之昌知酈忠直縱令去還答催言追之不及。辛巳以車騎將軍李催為大司馬在三公之右

李催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六月催將楊奉謀殺催事泄遂將兵叛催催衆稍衰庚午鎮東將軍張濟自陝至欲和催汜遷乘輿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遣使宣諭十反汜催許和欲質其愛子催妻愛其男和計未定而羌胡數來闕省門曰天子在此中邪李將軍許

我宮人今皆何在帝患之使侍中劉艾謂宣義將軍賈
詡曰卿前奉職公中故仍升榮寵今羌胡滿路宜思方
略詡乃召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賞羌胡皆引去僊
由此單弱於是復有言和解之計者僊乃從之各以女
為質秋七月甲子車駕出宣平門當渡橋汜兵數百人
遮橋曰此天子非也車不得前僊兵數百人皆持大戟
在乘輿車前兵欲交待中劉艾大呼曰是天子也使侍
中楊琦高舉車帷帝曰諸兵何敢迫近至尊耶汜兵乃

却旣度橋士卒皆稱萬歲夜到霸陵從者皆饑張濟賦
給各有差催出屯池陽丙寅以張濟為票騎將軍開府
如三公郭汜為車騎將軍楊定為後將軍楊奉為興義
將軍皆封列侯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為安集將軍郭
汜欲令車駕幸高陵公卿及濟以為宜幸弘農大會議
之不決帝遣使諭汜曰弘農近郊廟勿有疑也汜不從
帝遂終日不食汜聞之曰可且幸近縣八月甲辰車駕
幸新豐丙子郭汜復謀脅帝還都鄙侍中种輯知之密

告楊定董承楊奉令會新豐郭汜自知謀泄乃棄軍入
南山冬十月郭汜黨夏育高碩等謀脅乘輿西行侍中
劉艾見火起不止請帝出幸一營以避火楊定董承將
兵迎天子幸楊奉營夏育等勒兵欲止乘輿楊定楊奉
力戰破之乃得出 壬寅行幸華陰寧輯將軍段熲

具服御及公卿已下資儲欲上幸其營熲與楊定有隙
定黨种輯左靈言熲欲反太尉楊彪司徒趙溫侍中劉
艾尚書梁紹皆曰段熲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董承楊定

脅弘農督郵令言郭汜來在煨營帝疑之乃露次於道
南丁未楊奉董承楊定將攻煨使种輯左靈請帝為詔
帝曰煨罪未著奉等攻之而欲令朕有詔耶輯固請至
夜半猶弗聽奉等乃輒攻煨營十餘日不下煨供給御
膳稟贍百官無有二意詔使侍中尚書告喻定等令與
煨和鮮定等奉詔還營李傕郭汜悔令車駕東聞定攻
煨相招共救之因欲劫帝而西楊定聞傕汜至欲還藍
田為汜所遮單騎亡走荊州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

乃復與僉汜合十二月帝幸弘農張濟李傕郭汜共追
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
勝數棄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射聲校尉沮鵠被創
墜馬僉謂左右曰尚可活否鵠罵之曰汝等凶逆逼劫
天子使公卿被害宮人流離亂臣賊子未有如此也僉
乃殺之壬申帝露次曹陽承奉乃譖僉等與連和而密
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
右賢王去卑竝率其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僉等大

破之斬首數千級於是董承等以新破催等可復東引
庚申車駕發東董承李樂衛乘輿胡才楊奉韓暹匈奴
右賢王於後為拒催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
澗光祿勳鄧淵廷尉宣璠少府田芬大司農張義皆死
司徒趙溫太常王絳衛尉周忠司隸校尉管邵為催所
遮欲殺之賈詡曰此皆大臣卿柰何害之乃止李樂曰
事急矣陛下宜御馬上曰不可舍百官而去此何辜哉
兵相連綴四十里方得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

虎賁羽林不滿百人催汜兵統營叫呼吏士失色各有
分散之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孟津楊彪
以為河道險難非萬乘所宜乘乃使李樂夜渡潛具船
舉火為應上與公卿步出營皇后兄伏德扶后一手挾
絹十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從人間斫之殺旁侍者血
濺后衣河岸高十餘丈不得下乃以絹為輦使人居前
負帝餘皆匍匐而下或從上自投冠幘皆壞既至河邊
士卒爭赴舟董承李樂以戈擊之手指於舟中可掬帝

乃御船同濟者皇后及楊彪以下纔數十人其宮女及吏民不得渡者皆為兵所掠奪衣服俱盡髮亦被截凍死者不可勝計衛尉士孫瑞為宦所殺宦見河北有火遣騎候之適見上渡河呼曰汝等將天子去邪董承懼射之以被為幔既到大陽幸李樂營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來貢餉乙亥帝御牛車幸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為列侯拜胡才為征東將軍張楊為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壁羣帥

競求拜職列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乘輿居棘籬中門
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
為笑帝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催乃放
遣公卿百官頗歸所掠宮人及乘輿器服已而糧穀盡
宮人皆食菜果乙卯張楊自野王來朝謀以乘輿還雒
陽諸將不聽楊復還野王是時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彊
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沮授說素
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

觀諸州郡雖外舉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民之意今州郡粗定兵彊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潁川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為得於時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紹不從

建安元年春正月董承張楊欲以天子還雒陽楊奉李樂不欲由是諸將更相疑貳二月韓暹攻董承承奔野王韓暹屯聞喜胡才楊奉屯塢鄉胡才欲攻韓暹上使人諭止之 張楊使董承先繕脩雒陽宮太僕趙岐為人

承說劉表使遣兵詣雒陽助脩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夏五月丙寅帝遣使至楊奉李樂韓暹營求送至雒陽奉等從詔六月乙未車駕幸聞喜 庚子楊奉韓暹奉帝東還張楊以糧迎道路秋七月甲子車駕至雒陽

幸故中常侍趙忠宅丁丑大赦八月辛丑幸南宮楊安
殿張楊以為已功故名其殿曰楊安楊謂諸將曰天子
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遂
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韓暹董承並留宿衛癸卯以安
國將軍張楊為大司馬楊奉為車騎將軍韓暹為大將
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
依牆壁間州郡各擁彊兵委輸不至群僚饑乏尚書郎
以下自出採稻或饑死牆壁間或為兵士所殺 八月

曹操迎車駕都許

事見曹操代漢

十九年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者議郎趙彥嘗為帝陳言時策魏公操惡而殺之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懼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及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佞累為請不能得伏皇后由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

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是事乃泄操大怒十一月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為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魏文帝黃初元年春正月庚子魏王操薨太子即王位

冬十月乙卯漢帝禪位于魏王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中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卷八千七百八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下

宋 袁樞 撰

黃巾之亂

漢靈帝光和六年 初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衆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轉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

者亦以萬數郡縣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為民
所歸太尉楊賜時為司徒上書言角誑耀百姓遭赦不
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宜
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
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留中司徒
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言角等陰謀益甚四方私言
云角等竊入京師覬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
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

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為意方詔
陶次第春秋條例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
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
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
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
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諤徐奉等為內
應約以二月五日內外俱起

中平元年春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收馬元

義車裂於雒陽詔三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
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
露晨夜馳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以為標幟故時
人謂之黃巾賊二月角自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
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
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安
平井陵人各執其主應賊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進為
大將軍封慎侯率左右羽林五營營士屯都亭脩理器

械以鎮京師置函谷太谷廣成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八關都尉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川黃巾 庚子南陽黃巾張曼成攻殺太守褚貢 帝問太尉楊賜

以黃巾事賜所對切直帝不悅夏四月賜坐寇賊免以太僕弘農鄧盛為太尉已而帝閱錄故事得賜與劉陶所上張角奏乃封賜為臨晉侯陶為中陵鄉侯 皇甫嵩朱儁合將四萬餘人共討潁川嵩儁各統一軍儁與

賊波才戰敗嵩退保長社

汝南黃巾敗太守趙謙

於邵陵廣陽黃巾殺幽州刺史郭勲及太守劉衛 波才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約敕軍士皆束苴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犇擊賊陳賊驚亂犇走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五月嵩操與朱雋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張曼成屯宛下百餘日六月南陽太守秦頡擊曼成

斬之皇甫嵩朱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

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竝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嵩
乃上言其狀以功歸雋於是進封雋西鄉侯遷鎮賊中
郎將詔嵩討東郡雋討南陽北中郎將盧植連戰破張
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
垂當拔之帝遣小黄門左豐視軍或勸植以賂送豐植
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
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減死一等遣東中郎將隴西

董卓代之

秋八月皇甫嵩與黃巾戰於蒼亭獲其

帥卜巳董卓攻張角無功抵罪乙巳詔嵩討角

冬

十月皇甫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
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
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
赴河死者五萬許人角先巳病死剖棺戮屍傳首京師
十一月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餘萬人
即拜嵩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能溫卹

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
乃嘗飯故所嚮有功

張曼成餘黨更以趙弘為帥
衆復盛至十餘萬據宛城朱儁與荊州刺史徐璆等合
兵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上
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儁討
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
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弘斬之賊率韓忠
復據宛拒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

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諸將
皆欲聽之雋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
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
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
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
克雋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
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
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

圍解執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
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南陽太守秦頡殺
忠餘衆復奉孫夏為帥還屯宛雋急攻之司馬孫堅率
衆先登癸巳拔宛城孫夏走雋追至西鄂精山復破之
斬萬餘級於是黃巾破散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
二年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竝起博陵張牛角常山褚
飛燕及黃龍左校于氏根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
大計司隸緣城雷公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

白統睦固苦蝟之徒不可勝數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人張牛角褚飛燕合軍攻屢陶牛角中流矢且死令其衆奉飛燕為帥改姓張飛燕名燕輕勇趨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山谷寇賊多附之部衆寢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諸郡縣竝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

五年二月黃巾餘賊郭大等起於西河白波谷寇太原

河東 冬十月青徐黃巾復起冠郡縣

六年冬十月白波賊寇河東董卓遣其將牛輔擊之
南單于於扶羅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縣

獻帝初平元年 青州刺史焦和起兵討董卓務及諸

將西行不為民人保陣兵始濟河黃巾已入其境青州素

殷實甲兵甚盛和每望寇特北未嘗接風塵交旗鼓

二年冬十月青州黃巾寇勃海衆三十萬欲與黑山合
公孫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三

萬餘級賊棄其輜重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名大震 初陶謙丹陽人朝廷以黃巾寇亂徐州用謙為刺史謙至擊黃巾大破走之州境晏然

三年春正月曹操軍頓丘于毒等攻東武陽操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諸將皆請救武陽操曰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

必矣遂行毒聞之棄武陽還操遂擊睦固及匈奴於扶
羅於內黃皆大破之

四月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
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
卒無鬪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為資今
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
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
與戰果為所殺 十二月曹操追黃巾至濟北悉降之
得戎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

四年春正月袁術屯封丘黑山別部及匈奴於扶羅皆附之曹操擊破術軍

三月袁紹在薄落津魏郡兵

反與黑山賊于毒數萬人共復鄴城殺其太守 六

月袁紹出軍入朝歌鹿腸山北行擊諸賊左髭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復斬數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鴈門烏桓戰於常山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紹與呂布共擊燕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

疲遂俱退

建安元年春二月汝南潁川黃巾何儀等擁衆附袁術
曹操擊破之

三年袁紹攻公孫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

四年黑山帥張燕率兵救之

事見袁紹討公孫瓚

五年秋七月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操應袁紹紹遣劉
備將兵助辟郡縣多應之

十年夏四月黑山賊帥張燕率其衆十餘萬降封安國

亭侯

韓馬之叛

漢靈帝中平元年冬十一月北地先零羌及抱罕河關
群盜反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為將軍殺
護羌校尉冷徵金城人邊章韓遂素著名西州群盜誘
而劫之使專任軍政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

二年春三月北宮伯玉等寇三輔詔左車騎將軍皇甫
嵩鎮長安以討之
秋八月以司空張溫為車騎將

軍執金吾素滂為副以討北宮伯玉拜中郎將董卓為
破虜將軍與盜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

九月張溫

將諸郡兵步騎十餘萬屯美陽邊章韓遂亦進兵美陽
溫與戰輒不利十一月董卓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攻
章遂大破之章遂走榆中溫遣周慎將三萬人追之參
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
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走
入羌中并以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

城而章遂分屯葵園峽反斷慎運道慎懼棄車重而退
溫又使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胡圍卓於望垣北
糧食乏絕乃於所度水中偽立隄以捕魚而潛從隄下
過軍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張溫以
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孫堅
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驕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
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
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

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也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遂出

四年春三月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李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叛與遂連和涼州刺史耿

鄙率六郡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球通姦利士民怨之
漢陽太守傅燮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教賊聞
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
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
必罰賊得寬挺必謂我怯群惡爭執其離可必然後率
已教之民討成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鄙不從夏四
月鄙行至狄道州別駕反應賊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
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地胡騎數千

隨賊攻郡皆夙懷燹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燹歸鄉里
燹子幹年十三言於燹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
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聽羌胡之請還鄉里徐俟有道
而輔之言未終燹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聖達節次
守節殷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亂不能養
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
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狄道人王國
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燹曰天下已非復漢有府君寧

有意為吾屬帥乎燹按劔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
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歿耿鄙司馬扶風馬騰亦
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為主寇掠三輔

五年冬十一月王國圍陳倉詔復拜皇甫嵩為左將軍
督前將軍董卓合兵四萬人以拒之 董卓謂皇甫嵩

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
而屈人兵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王國雖彊攻
陳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將何救焉

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

六年春二月國衆疲敝解圍去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慙恨由是與嵩有隙韓遂等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閭忠使督統諸部忠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由是寢衰

獻帝初平三年 韓遂馬騰率衆詣長安以遂為鎮西

將軍騰為征西將軍 馬騰攻李傕不克走還涼州

事並

見宦官

亡漢

建安十三年 初前將軍馬騰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為

異姓兄弟後以部曲相侵更為讐敵朝廷使司隸校尉

鍾繇涼州刺史韋端和鮮之徵騰入屯槐里曹操將征

荊州使張既說騰令釋部曲還朝騰許之已而更猶豫

既恐其為變乃移諸縣促儲侍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

發東操表騰為衛尉以其子超為偏將軍統其眾悉徙其家屬詣鄴

十六年春三月曹操遣司隸校尉鍾繇討張魯使征西護軍夏侯淵等將兵出河東與繇會倉曹屬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為襲已必相扇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果疑之馬超韓遂侯選程銀楊秋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等十部皆反其眾十萬屯據潼關操遣安西將軍曹

仁督諸將拒之敕令堅壁勿與戰命五官將丕留守鄴以奮武將軍程昱參丕軍事門下督廣陵徐宣為左護軍留統諸軍樂安國淵為居府長史統留事秋七月操自將擊超等議者多言關西貫習長矛非精選前鋒不可當也操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八月操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以步騎四千人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閏月操自潼關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

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床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舉馬鞍以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為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操不許九月操進軍悉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

子賈誦以為可偽許之操復問計策誦曰離之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犇涼州

十七年秋七月馬超等餘衆屯藍田夏侯淵擊平之

十八年 初魏公操追馬超至安定聞田銀蘇伯反引

軍還參涼州軍事楊阜言於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
羌胡心若大軍還不設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操
還超果率羌胡擊隴上諸郡縣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
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衆張魯復遣大將楊昂助
之凡萬餘人攻冀城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韋
康遣別駕閻溫出告急於夏侯淵外圍數重溫夜從水

中潛出明日超兵見其迹遣追獲之超載溫詣城下使告城中云東方無救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雖怒猶以攻城久不下徐徐更誘溫冀其改意溫曰事君有死無二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乎超遂殺之已而外救不至韋康及太守欲降楊阜號哭諫曰阜等率父兄弟以義相厲有死無二以為使君守此城今奈何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乎刺史太守不聽開城門迎超超入遂殺刺史太

守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魏公操使夏侯淵救冀未至而冀敗淵去冀二百餘里起來逆戰淵軍不利氏王千萬反應超屯興國淵引軍還會楊阜喪妻就超求假以葬之阜外兄天水姜叙為撫夷將軍擁兵屯歷城阜見叙及其母獻歎悲甚叙曰何為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弑

君也超彊而無義多讐易圖耳叙母慨然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人誰不死死死於忠義得其所也但當速發勿復顧我我自為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叙乃與同郡趙昂尹奉武都李俊等合謀討超又使人至冀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使為內應超取趙昂子月為質昂謂妻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柰月何異厲聲應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況一子哉九月阜與叙進兵入鹵城昂奉據祁山以討超超

聞之大怒趙衢因譎說超使自出擊之超出衢與梁寬
閉冀城門盡殺超妻子超進退失據乃襲歷城得叙母
叙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
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之又殺趙昂之子
月楊阜與超戰身被五創超兵敗遂南犇張魯魯以超
為都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謂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
親焉能愛人魯乃止操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楊
阜爵關內侯

十九年春馬超從張魯求兵北取涼州魯遣超還園祁
山姜叙等告急於夏侯淵諸將議欲須魏公操節度淵
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叙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
使張郃督步騎五千為前軍超敗走韓遂在顯親淵欲
襲取之遂走淵追至畧陽城去遂三十餘里諸將欲攻
之或言當攻興國氏淵以為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
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
家若捨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必可虜

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自將輕兵到長離攻燒羌屯遂
果救長離諸將見遂兵衆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
轉鬪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罷敝不可復用賊雖衆
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進圍興國氏王千萬犇馬超
餘衆悉降轉擊高平屠各皆破之

夏四月劉備圍

成都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昂等數害其
能超內懷於邑備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超遂從武
都逃入氏中密書請降於備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

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劉璋出降備領益州牧以偏將軍馬超為平西將軍軍議校尉

二十年春三月魏公操自將擊張魯將由武都入氏氏人塞道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操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氏王竇茂衆萬人恃險不服五月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

索紹討公孫瓚

漢靈帝中平四年 初張溫發幽州烏桓突騎三千以

討涼州故中山相漁陽張純請將之溫不聽而使涿令
遼西公孫瓚將之軍到薊中烏桓以牢票逋縣多叛還
本國張純忿不得將乃與同郡故泰山太守張舉及烏
桓大人丘力居等連盟劫畧薊中殺護烏桓校尉公綦
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終等衆至十餘萬屯
肥如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
當代漢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

五年春三月太常江夏劉焉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

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離叛宜改置牧伯
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朝廷從焉議以宗正劉虞為幽
州牧虞東海恭王之五世孫也 詔發南匈奴兵配

劉虞討張純

冬十一月張純與丘力居鈔畧青徐

幽冀四州詔騎都尉公孫瓚討之瓚與戰於屬國石門
純等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所畧男女瓚深入無繼
反為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一百餘日糧盡衆
潰士卒死者什五六

六年春二月幽州牧劉虞到部遣使至鮮卑中告以利
害責使送張舉張純首厚加購賞丘力居等聞虞至喜
各遣譯自歸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虞上罷諸屯兵但
留降虜校尉公孫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三月張純
客王政殺純送首詣虞公孫瓚志欲掃滅烏桓而虞欲
以恩信招降由是與瓚有隙

獻帝初平元年二月丁亥車駕西遷

二年冬十月劉虞子和為侍中帝思東歸使和偽逃董

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至南陽素術利虞為
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為書與虞虞得書遣數
千騎詣和公孫瓚知術有異志止之虞不聽瓚恐術聞
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而陰教術執和奪
其兵由是虞瓚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為素紹所留是時
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彊大索紹素術亦自相離貳
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遂以會稽周昂為豫州刺史襲
奪堅陽城堅歎曰爾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

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素術遣公孫越
助堅攻昂越為流矢所中死公孫瓚怒曰余弟死禍起
於紹遂出軍屯磐河上䟽數紹罪惡進兵攻紹冀州諸
城多畔紹從瓚紹懼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
範遣之郡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
將帥嚴綱為冀州刺史田楷為青州刺史單經為兗州
刺史又悉改置郡縣守令

三年春正月素紹自出拒公孫瓚與瓚戰於界橋南二

十里殲兵三萬其鋒甚銳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先登
彊弩千張夾承之殲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
不動未至十數步一時同發譟呼動地殲軍大敗斬其
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追至界橋殲斂兵
還戰義復破之遂到殲營拔其牙門斂衆皆走初兖州
刺史劉岱與紹殲連和紹令妻子居岱所殲亦遣從事
范方將騎助岱及殲擊破紹軍語岱令遣紹妻子別敕
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與

官屬議連日不決聞東郡程昱有智謀召而問之昱曰
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弱子之說
也夫公孫瓚非素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為紹所
禽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而瓚敗 十二月公
孫瓚復遣兵擊素紹至龍湊紹大破之瓚遂還幽州不
敢復出

四年春正月素紹與公孫瓚所置青州刺史田樊連戰
二年士卒疲困糧食並盡互掠百姓野無青草紹以其

子譚為青州刺史楷與戰不勝會趙岐來和鮮關東瓚乃與紹和親各引兵去 冬十月劉虞與公孫瓚積

不相能瓚數與素紹相攻虞禁之不可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不能制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小城於薊城東南以居之虞數請會瓚輒稱病不應虞恐其終為亂乃率所部兵合十萬人以討之時瓚部曲放散在外倉卒掘東城欲

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廬舍敕不聽焚燒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衆大潰虞與官屬北奔居庸瓚追攻之三日城陷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詔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瓚乃誣虞前與素紹等謀稱尊號脅訓斬虞及妻子於薊市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瓚傳虞首於京師故吏尾敦

於路劫虞首歸葬之虞以恩厚得衆心北州百姓流傳
莫不痛惜

興平二年 公孫瓚旣殺劉虞盡有幽州之地志氣益
盛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衣冠善士
名在其右者必以灋害之有材秀者必抑困使在窮苦
之地或問其故瓚曰衣冠皆自以職分當貴不謝人惠
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與為兄弟或結婚姻所在侵
暴百姓怨之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

報仇以燕國閭柔素有恩信推為烏桓司馬柔招誘胡
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
四千餘級烏桓峭王亦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隨輔
南迎虞子和與素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破瓚於
鮑丘斬首二萬餘級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
瓚所置長吏復與鮮于輔劉和兵合瓚軍屢敗先是有
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
避世瓚自謂易地當之遂徙鎮易為圍塹十重於塹裏

築京皆高五六丈為樓其上中塹為京特高十丈自居
焉以鐵為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門專與
姬妾居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為大聲使
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踈遠賓客無所親信謀臣猛將
稍稍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
畔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
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
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數十重積穀

三百萬斛食盡此穀足以待天下之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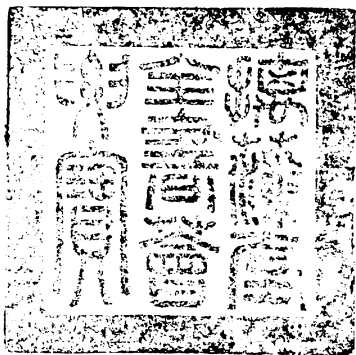
建安三年冬十二月袁紹連年攻公孫瓚不能克以書
諭之欲相與釋憾連和瓚不答而增脩守備謂長史太
原關靖曰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
者明矣素本初其若我何紹於是大興兵以攻瓚先是
瓚別將有為敵所圍者瓚不救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
不肯力戰及紹來攻瓚南界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
又知必不見救或降或潰紹軍徑至其門瓚遣子續請

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出傍西山擁黑山之衆
侵掠冀州橫斷紹後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
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居處老小而恃將軍
為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
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
蹙

四年春二月黑山帥張燕與公孫續率兵十萬三道救
之未至瓚密使行人齎書告續使引五千鐵騎於北隰

之中起火為應璣欲自內出戰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
璣以為救至遂出戰紹設伏擊之璣大敗復還自守紹
為地道穿其樓下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之樓輒傾
倒稍至京中璣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
引火自焚紹趣兵登臺斬之田楷戰死關靖歎曰前若
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危必同其難
豈可以獨生乎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為屠各所殺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下



總校官庶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膳錄監生臣邱桂蟾